

责任编辑：王瑜明 视觉设计：窦云阳

译文 / 星期天夜光杯 | 新民晚报

故乡情

◆ (美国)莉比·帕克 孙开元(编译)

我在 16 岁时就强烈渴望学开车,盼望能早日拿到驾照。我曾试着在附近马路上开车转了两个钟头,但后来还是一上车就紧张。在朋友们中,只有我觉得看书比开车更舒服。

一个星期的早上，爸爸告诉我穿戴好，出去跟他学开车。我坐在驾驶座位，爸爸坐在旁边指挥我把车开出了城，路越来越颠簸，后来就全成了土路。

“我们要去哪儿？”开了将近一个钟头的车后，我忍不住问爸爸。“我们回老家，”他兴奋地说，“回科拉奇镇，我自小长大的地方。”爷爷奶奶在新南威尔士州有一块奶牛场，爸爸在那生活到 20 多岁才离开家。

这座镇子横跨里士满河两岸，随着我们的车逐渐开近，爸爸越发地兴奋起来，但我却感到烦躁，并且和所有年少之人一样，丝毫不掩饰自己的情绪。

不过我承认，这条河确实很美。小孩子们尖叫着、欢笑着从码头上往下跳。他们一次次地爬上码头，然后再跳下来，如此简单的事让他们玩得兴高采烈。我想起了我的朋友们和我们拥有的那些东西：iPod、手机、运动器具、海滩、商店、到处都是电子开关的大房子、电视、电脑，然而我们却总是觉

得郁闷。

科拉奇镇的大街上很安静，但爸爸说这里以前挺热闹的。镇子里有两家酒馆，后来有一家关了门。有一座搭着木板的建筑，以前是一家银行。还有一座高大的砖房子，以前是医院，后来也停业了。“人们现在都愿意去城里买东西，没工夫去小店铺。”爸爸伤感地说，“他们喜欢出一次门就买到所有需要的东西，顺便带孩子去看电影，在外面吃饭。现在这里的年轻人不多了，又没有合适的店，所以人口越来越少。不过既然来了，那就逛一下怎么样？我想让你看看这里的一些地方。”

我们在—座漂亮的老房子外的马路对面停了车，这座房子装修得像—家餐馆。花园里种满了当地的花草，鸟儿在—个巨大的长着苔藓的喷泉边嬉戏着，水池里到处可见胖乎乎的小鱼。房子的窗户上镶着彩色玻璃，可以说有—种神圣的氛围，屋檐下环绕着葡萄藤。这是我见过的最美的地方之—，至今也是。

爸爸一伸手，“嘎吱”一声拉开了房子的那扇旧门，我这才从美景中回过神来。“人家关门了，爸爸，我们别进去了。”他好像没听见似的，我跟着他顺着坑坑洼洼的

小路往前门走。前门半掩着，他径直走了进去。当看到里面的景象时，我的不安马上消失了。每间屋子里都铺着漂亮的实木地板，屋顶很高，敞亮通风，房子里摆着古旧的家具，还有几个巨大的老式壁炉。“这里是诊所。”他介绍说，还向我展示了存放药品的库房，说着他在这里打针的经历，他的故事一个接一个。这时，一个女人走了进来，带着两个害羞的娃娃。爸爸为自己的冒昧向她道歉，她笑了笑，带我们四处看了看。老先生和老太太们的生活、哭闹的孩子、折了胳膊的少年，还有一位镇定自若的好医生，一个个故事围绕着我们，仿佛到处可见那些人的身影。我和那个女人的孩子们玩耍着，感觉就像到了家一样。

“还有哪儿，爸爸？我们还能到哪儿看看？”“去老农场。”他回答。我发现到了乡下后，我们的话语都变得简洁了。炙热的汽车开到哪，他的故事就跟到哪：周末的海边旅行，最近的邻居住在三公里外、长年里每天走着上学，经常没鞋穿、当地的集市、赛车、给奶牛挤奶、种番茄、洪水和干旱、暴风雨和好天气。

“维修中”，农场门上写着。我们无法接近，车道也就是一公里长，而且挡着栅栏。

无冕将军

◆ (马耳他)文森特 赵文恒(编译)

从前,有个野心勃勃的年轻人,他梦想长大后当名将军,但在招兵时,不幸因为扁平足而惨遭淘汰。经过短暂的失落,他决定上大学深造,毕业后成为一名优秀的外科医生,尤其擅长精细外科手术,很多病人在他手下获得新生。

有一天，他收治了一位眼睛受重伤的士兵，出于对军人的尊重，他精心制定了手术方案，最终让这位士兵重见光明，两人从此成为无话不谈的好友，但在高兴之余，一提到自己儿时的将军梦，他依然唏嘘不已。临走时，士兵庄重地向他敬了军礼，然后握着他的手说：“感谢您让我重返战场，我一定冲锋陷阵、杀敌立功，等我当上将军时，一定把自己最珍贵的军功章送给您，让您也分享到将军的

荣誉！”

此后，医生特意申请到战地医院做志愿者，在他精湛的医术下，很多受伤的将士都获得了新生，其中一位重伤将军，痊愈后听说了外科医生的夙愿，他郑重地把自己的军功章别在外科医生胸前：“虽然您不是受伤的将军，但您用自己的医术，挽救了一大批将士，有将军，还有将来成为将军的官兵，我代表大家感谢您！”

若干年后，那位当年眼睛受伤的士兵，如愿成为一名将军，而此时此刻，外科医生早已离世多年，在他去世时，军方以将军的礼仪举办了葬礼，并且在他的墓碑上刻了四个字“无冕将军”。他虽然没有成为真正的将军，但帮助很多梦想成为将军的官兵成就了未来。

骄傲的垃圾清理工

◆ (美国)强尼·科曼 庞启帆(编译)

大多数男士和女士都是盯着古尔曼，一言不发。一个穿着睡袍的女士正躺在睡椅上晒太阳，听到古尔曼的问候，她赶紧起身，裹紧睡袍，跑回了屋里。又有一位女士，当时她正和一条身材高大的狗在花园里玩耍，古尔曼问她那条狗是什么品种。她完全没反应。古尔曼以为她没听见，又再问了一遍，谁知她竟拿起狗走开了。

给古尔曼友好回应的都是女士。她们回应他的问候,也向他问好。于是古尔曼知道,她们在晚上就寝前,记录一天所做的好事时,一定会写下这一条:“今天我跟一个垃圾清理工打招呼了。”

在开车运送垃圾去垃圾处理场时，史蒂夫不由自主地向古尔曼说起了这些事。“很多人看你的神情，会让你觉得垃圾清理工是一个怪物似的。你向他们问好，他们却惊奇地瞪着你。他们不知道我们也是人。”顿了顿，史蒂夫继续道：“有一天，一个女的把炉灰倒进垃圾桶里。我刚好看见，就跟她说我们无法把炉灰弄出来。她立即破口大骂：‘你竟敢这样跟我说话？你只不过是一个垃圾清理工！’我对她说：‘听着，女士。我的智商是 137，高中毕业时我的成绩几乎是全班最好的。这并不是我唯一能做的工作。’”史蒂夫喝了一口水，接着说：“每次下班后，我都想对那些歧视我们的人说：‘瞧，我跟你们一样干净！’但这没有用。所以，我不跟任何人说我是一个垃圾清理工。我说

我是一个卡车司机。我的家人知道,但我的一些亲戚朋友不知道。如果有人直接问我:‘你是给一个垃圾清理公司开车吗?’我就回答是。我相信我们做的工作是一项大家需要的服务,就像警察或者消防员一样。我不为做这个而感到丢人,但我也不会去到处宣扬我是一名垃圾清理工。”

下午两点的时候，两人的活儿就干完了。这活儿古尔曼原本打算只干两天，但他现在决定继续干下去。这种锻炼很有好处。虽然他的肩膀一直在疼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的动作越来越快，也越来越利索。而且，并非人们所想象的那样，他没有把自己搞得全身都是脏。

古尔曼也决定，继续向在院子里的人们问好。这没有任何害处，而且他仍觉得他的做法是对的。坦率地说，古尔曼感到很骄傲。他正在做一项必不可少的工作，就像警察和消防员一样。由于他做的工作，他发现他的国家现在比早上的时候干净多了。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这样骄傲地说这句话。

著名记者约翰·加纳曾说过：“如果一个社会表扬哲学家，而藐视管子工，那么这个社会就会被麻烦困扰。因为最终，管道和理论都会有问题。”古尔曼非常认同这个观点并补充道：“我们的社会既要尊重我们的经济学家，也要尊重我们的垃圾清理工，否则，二者都会给我们的社会留下垃圾。”

叫三次才醒

◆ 尹玉生(编译)

约翰是一个极具专业水平的年轻会计师，供职在一家声望颇高的公司。有一天，另外一家公司的老板悄悄找到约翰，开门见山地说，如果你愿跳槽到我的公司，我可以给你至少三倍于现在的薪水。唯一的要求是，偶尔需要用到一些不太正当的财务方式。高额的薪水和潜藏的风险，使约翰无法一下子拿定主意，他允诺老板，明天给他一个明确的答复。

约翰回到家中,将此事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的妈妈,向妈妈征询意见。妈妈沉默了一会儿说:“儿子,你知道吗?每天早上我叫你起床要叫三次。第一次,我轻轻地摇晃你,你睡得跟死猪一样,一点反应也没有。第二次,我稍微用力点摇晃你,你会轻轻地哼一声。第三次,我用劲摇晃你,你才会睁开你那睡意朦胧的眼睛。我情愿每天叫你三次才能把你叫醒,而不愿每天叫你时,你都是醒着的。”

第二天,约翰果断地拒绝了那位老板的邀请。而此后的每天早上,他依然需要妈妈叫他三次才能醒来。

天使与撒旦

◆ 朱思(编译)

一天晚上,有个小偷闯入了某户人家。他看到一个苹果播放器,就想拿走。却突然听到一个怪里怪气的声音响起:“撒旦在看着你哦。”他不敢开灯,只好用手电环顾四周,心里在纳闷究竟怎么回事。

他突然发现桌子上居然还有些现金，急忙跑过去想拿起来。结果又有声音响起：“撒旦在看你哦。”这下，他确定不是自己幻听了，循着声音，他在阳台那儿发现了一个鸟笼，里面是只鸚鵡。

他简直气晕了,忍不住问:“是你在叫吗?”“对。”鸚鵡居然回答。他又问:“你叫什么?”鸚鵡扇扇翅膀,说:“我叫‘天使’,我叫‘天使’。”贼笑了,这家人真有意思,鸚鵡的名字居然叫“天使”,他说:“既然你叫‘天使’,那么‘撒旦’是谁?”鸚鵡回答:“就是我家那只罗威纳猎犬啊。”

■ 各有所思

(加拿大 奥列格)

